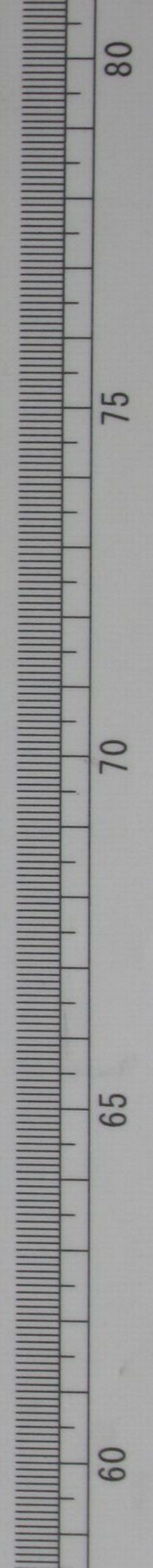


秋燈叢

五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4
5



秋燈叢話卷之十三

福山王 臧凝齋著

石榴花塔在漢陽城西一里宋時孝婦失其
姓氏事姑至孝嘗殺雞為饌姑食而死如女
訟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折榴花一枝
擲石罅祝曰若毒姑花即枯瘁若屬誣枉花
當復生後果秀茂成陰歲有花實時人哀之
謂天彰其冤立塔花側以誌異歲久塔廢前
明主事黃公一道董儲漢陽僅伐石識之乾

個人研究費

沢田瑞穂

55-01757

F0194-(5)

隆丁酉夏余宗人嵩高復任漢陽訪求遺蹟
塔爲居民築牆毀去碑亦不存因斲石建塔
繚垣鞏固補種石榴十餘株植碣道旁大書
宋孝婦石榴花塔將勒碑紀其事旋膺薦入
都未果夫闡幽勵俗風化攸關黃公鑄石誌
蹟已屬義舉然未若茲之立塔植樹俾數百
年湮沒之跡一旦昭然永傳不朽則表揚遺
烈之功偉矣

鄒會輝字實旃天門人乾隆乙酉鄉試房考

危君夜聞室內窸窣有聲疑爲鼠也命僕燭
視無所見自起燭之聲自卷箱中出啓視仍
無所見取一卷閱之卽鄒卷也係欲薦而嫌
其近墨調者不爲意復擲箱內寤移時忽聞
有數百婦女聲或哭或笑或歌或吟滿室哄
然驚寤不能成寐異而薦之獲雋榜後鄒來
謁以所聞詰之鄒云憶數年前邑令修縣乘
會襄其事訪得節孝婦女若干名捐金受梓
始謂是歟鄒丙戌聯捷成進士現任雲南大

姚命

王仲宣樓有謂在襄陽有謂在荊州及當陽者迄無定論余宰當陽時考之究於當陽爲是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按邑志漳水出於南漳沮水出於房陵而當陽適在沮漳之會又云西接昭邱昭邱卽楚昭王墓康熙初土人曾掘得之有碣可考距昭邱二十里有山名玉陽一名仲宣臺卽當年登臨處也俯矚平原歷歷如繪漳沮二

水左右縈拂遙睇昭邱譙然可指揆諸賦中曰挾曰倚曰接實爲脗合其在當陽無疑矣至荊州仲宣樓乃五代高季興所建名玉沙樓又名望江宋陳堯咨始易此名若襄陽止有漢水與漳沮昭邱渺不相及杜詩春風回首仲宣樓及髣髴識昭邱句註皆指爲當陽其訓昭邱並引盛註登樓卽見之語據此而論亦確切不易但當陽漢初爲南郡地景帝析江陵置當陽縣仍屬南郡三國時蜀以編

郡地爲荊州領當陽而孫吳領荊州又於襄陽
陽南荊州當時有三荊州以故荆襄之間
借仲宣遺跡以彰名勝而註疏家言人人殊
皆未親歷其地而詳考也若林西仲謂爲江
陵城樓且以浸濕訓曲沮則又失之鑿矣
余邑劉公祠有呂氏婦者懷孕經年腹大如
斗臨產夕烟氣瀰漫異香滿室頃之烟消香
滅而腹偶空如矣

湖北南鄙張家庄諸生王某家貧不能應省

試乾隆辛酉夏屢夢人謂曰子盍行爲牛也
耕向親友話及曰佳兆也其曠金勸往與窓
友牟生同號舍皆習尚書首題偶忘蔡註王
爲之講解榜發牟獲雋而王被落或云牟夫
人乃牛字也耕與經北方土音相近故神示
之兆歟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
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
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足
爲確証劉斧摭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
酒家江漲漂沒元宗詔求之彘令積土江上
奏子美牛酒飫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
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於當塗李陽
冰家葬於謝家青山史册昭然捉月騎鯨之
說不知何據子美懷李白詩有應共冤魂語
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濶無使
蛟龍得句疑當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

故子美云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
齊名爲千古詞壇之冠其歿也訛傳亦復相
同誠足異已

康熙辛丑先君任粵西太平守署中有物頭
與身等口濶尺餘雙眸開合有光嬰跏於地
冷氣襲人見之病且歿無能免者族姪某夜
行遇於路相向而笑怒曰遭爾害者數矣恨
不裂爾以洩忿尚敢現形耶舉杖擊之應聲
而倒乃草薦一束也怪遂絕姪亦無他

孝女周氏天門人父岸生以揚無子常與母
言及以爲恨女方九齡聞而進曰父期於子
者爲終養計也兒願任子職終其身以養雙
親可乎父母以其幼戲諾之比長有議婚者
女謂父母曰前已諾兒請矣今何棄之不諒
人惟有死耳父母反覆曉諭不聽女綜核簿
籍酌劑出入鉅細井井雖男子有不逮而父
母且忘其爲女也父病女丸股肉食之愈母
病又割股以進亦愈父母歿女請於族之長

擇諸從之賢者立爲嗣祝髮尼菴以老

予邑之梁山險峭奇勝俯臨大海始皇東遊
不夜求神仙曾登其上李斯奉命篆文勒石
山巔百年前尚存因摹榻者衆邑人疲於奔
命乃仆其碑於海爲巖樹枝柯所承得不墜
航海者皆望見之

陝省孝廉某策蹇山行風颺頓起一虎搖尾
來從人星散某戰栗不能移步虎倏至作人
語曰君勿恐吾乃同年友某也往歲至此馬

卷十三
九
逸驚墮頓易形質而家人無有知者每一念
及痛心如割知君過此煩寄語妻孥今已化
爲異物勿庸相念書室中有藏金數百可掘
取爲餬口資言已復潛然曰此時心地尚明
爽知有故人過午卽迷本性矣君宜速行恐
逾刻不相識也某至其家以所見告咸以爲
妄及掘地得金始痛哭而信焉

唐人日出潼關四扇開句先哲聚訟紛紛鮮
有定論乾隆甲申秋予赴甘省過潼關關有

東西兩門裴晉公破蔡州開東西門俱闢故
云四扇也

康熙初滋陽忽來一叟自云侯姓氣岸不羣
言辭淵博與文人相辨難莫之能屈有侯生
者從之遊叟謂曰幸叨同譜且馬齒加長盍
以伯呼我平生欽其風範聳然應曰諾居恒
與生講儒學宗旨教之作舉子業督訓頗嚴
生亦循循執子姪禮赴省試約與偕行登程
無所見抵郡覓榻傳叟已先在生始知其非

常人益敬畏之臨場謂曰吾欲遊棘闈觀諸
君盛戰並爲爾筆削三作可攜我入生難之
叟曰我匿爾臍中護以掌抵號時去掌呼我
卽出矣生如所教中丞見其狀疑之命垂手
視其臍乃放入歸號頻呼莫應悵然蒸失草
草完場出見一猴據床寢轉瞬間伸欠而覺
依然與也曰吾本形已現羞見子矣生日辱
承不棄形骸可忘又何異焉詢爽約故更慚
然曰幾蹈不測入龍門時爲中丞所詰述頓

露有金甲神見而逐之逃遁川省雲陽山洞
中倏追及斫洞口巨石立碎且入捕幸大士
至憐我苦修有年救之獲免爾他年筮仕宰
其邑可考也生詢以科名曰已名列桂籍但
甲榜無分官終縣令耳今將赴南海皈依大
士後會難期然爾家或有急難仍相救也榜
發果雋後謁選適宰其邑訪其山斷石在焉
父老云某年八月八日爲巨雷擊碎益信之
抵任未久卽告歸感其義爲之肖像以祀其

孫某嘗私一女云來自蓬瀛遂相縈絳一夕
愁容黯淡泥首請曰來朝午刻妾有大難祈
君垂憐著妾紅裳正襟危坐逾刻可免從此
永證仙班常偕伉儷感且不朽生慨諾凌晨
遇老人謂曰有賈禍於爾者不早自覺悔無
及已某驚問其故曰昨求爾救援者乃狐也
應遭雷擊紅裳其皮囊爾著之卽代其災矣
某猶豫未信曰吾卽爾家供祀之叟念與爾
祖交不忍漠視故以告某審其貌惟肖始惶

駭求救曰無恐與爾青條一束腰際當戶而
卧彼必多方搖惑靜以鎮之勿爲所奪某如
其戒狐至畏縮不敢前哀祈曰本無害於君
何信讒置我於死某不應怒曰君若執迷其
無悔倏變諸怪形作欲吞攫狀仍坦卧不爲
動正相持間忽雷聲轟然牆屋震撼某絕而
復甦狐不知所往而條亦失去子姪孫鍾泰
乾隆戊子應秋試闈中得其邑人王生口述
遺像猶奉祀不絕也

節婦王氏鍾祥儒童魏之淳妻年十七歸之
淳閹三載淳死遺周歲子將殮忽甦張目注
視父母及幼子淚溶溶下氏會意截髮納淳
手呼曰倘萌他念不奉雙親而棄藐孤者有
如髮目乃順氏哀撫弱息孝養翁姑甘旨無
缺子七齡而天嗣姪五歲復殤姑翁相繼逝
氏孑然一身艱苦萬狀處之怡然毫無怨悔
鄉里欽焉

浙省有殿撰某爲孝廉時過洞庭遭風舟覆

墜落一處波濤頓失別有天地瞥見宮殿巍
峩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周遭牆垣悉
以水晶疊成光明映澈可鑿毛髮正疑訝間
有高冠魚服者來導之入殿上坐一虬髯叟
冕裳絢麗狀類王者起與序賓主禮甚殷某
私念必龍君也叩以休咎王命更捧一硃盤
至內盛烏紗一利刃一方欲致詢王遽命人
送之出倏已登岸恂恍若夢後成進士掇大
魁歸第日有道人遮於路曰公讀書之願已

償然夢幻泡影富貴何常宜亟早回頭免沉
苦海某斥其妄道人歎曰固知公不見納且
亦定數難逃他日當相會於雲陽市上也某
怒欲執之忽不見踰數年緣事見法臨期道
人來謂曰早聽吾言焉有今日對之喃喃諷
誦移時始去

玉泉山在當陽西三十里形如覆舟疊嶂回
環飛泉迤邐爲四大名山之一山麓有寺剎
自隋開皇間有禪師智顛者來自天台愛此

山佳勝欲建寺而沮洳旋繞無基可卜乃公
定喬木之下見金甲神謂曰余漢壽亭侯也
願捨此地爲掛錫處請安禪七日以觀其效
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號化湫潭爲平
址而寺果成事上隋主賜額玉泉其說載山
志及邑乘中前明孫松山作閔廟記謂浮屠
立不經說以侯願護法玉泉誣侯實甚余宰
當陽詢諸父老皆稱其異且云掘地尺餘卽
水試之良然又理之不可解也寺東爲顯烈

廟有華表勒漢壽亭侯顯烈處蓋因 帝顯
聖建寺以答神功者三國演義謂 帝殉節
後顯聖於普淨禪師考之乘志並無其事未
知何據

湖州諸生三人讀書僧樓月夜見能郊停柩
有朱衣人冉冉面出向月作吞吸狀久之迤
邐由西北去衆異面伺之交五鼓朱衣人始
還天明往覘柩底有圓孔如盃衆謀俟再出
以印紙封其孔夜半果出乃潛往封之憑欄

以待朱衣人回入柩不得往來旋轉聞諸生
嘻笑聲卽趨寺樓詈曰我修鍊多年與爾素
無仇怨何得封我房舍三人懼甚一匿棹下
一伏床際各畫卦形繞身旁朱衣人畏縮不
敢近一生倉皇無措援佛龕避之甫登卽爲
朱衣人持其足遂昏去日舖僧不見諸生出
疑而入見兩生暈迷若中惡者一生僵立龕
側旁有朱衣人握生足與目峙立大駭聚衆
鳴鑼尸墓然仆諸生漸醒詢其故乃瘞焉

恩施縣南三十里許有地極幽僻名白泥坡
明末紳士童大護庄也庄丁童有福一日山
行見二白犬搖尾而前狀甚猗猗異而逐之
人一洞洞內有水清且淺犬涉水而過有福
亦隨之往不數武出洞口豁然開開烟付繡
錯桑柘依稀宛然桃源景物心益異之欲窮
其跡約里許有數老人聚飲樹下見有福詰
所自以逐犬對老人曰是吾犬也賜之食有
福食訖納所餘於衣神及出視之內則木石

此則草也歸而告其主何往訪之頑石荒草
茫然無跡矣

淄川唐太史夢賚登第旋里路過青城偶思
村塾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問之師曰此
子穎悟非凡書寓目輒不忘試之信顧其家
貧甚攜歸親課之唐家藏四庫恣其漁獵無
不淹貫唐深喜目爲遠大器字以女合香後
神志頓昏毫無智慧卽以曩昔所學茫如隔
世矣

予從姪某於濟南旅店中見有持小木龕者
蔽以紅幔招搖索錢欲觀者投錢畢始啟幔
呼之乃一矮人長六寸許額下垂白鬚數莖
道裝朱履徐步而出聲呶嗻若蠅鳴不可辨
詰以手揮之仍退入

孝感丁生若蘭善筆窠書爲時人所重一日
攜巨筆赴友家作字晚歸遇數人要於路若
公役狀謂曰奉主人命請君書額遂擁之行
抵一處類官廨其橫額爲照膽臺兩楹懸鏤

金對聯云勿昧獨知地須嚴不見時堂上坐
達官見生至起謂曰聞君久擅如椽可爲我
作冰心玉壺四字生如言書訖達官頗嘆賞
旋命役送之出轉瞬失所在恍如夢覺審視
則邑之城隍廟也乃奔歸具述之家人以爲
誕正紛論問閭門外有呼者曰丁生忘却筆
矣破戶視之渺無人跡惟巨筆插門楣焉
天門黃貞女大姑國學生大義女也許聘楊
弼聖未歸而弼歿氏聞訃哭臨剪髮納棺中

遂留守志事姑極孝姑病女躬視湯藥晝夜不懈及病篤號泣籲天願以身代有道人踵門而告曰勿過哀疾可療也投以藥丸沉痾立起道人忽不見歲大疫女所志則無恙一夕鄰人不戒於火延燬百餘家惟女室歸然獨存

余邑有兄弟二人者家頗豐弟常夜出行竊兄責之日中夜輒聞窻外有人喚云時已至盍行乎遂起而往殊不自由比反悔而無及

某兄夕視之果有黑氣隱約窻際弟卽脫屣趨出追之弗獲次夕兄持銃伺焉見如前擊之黑氣頓散弟室中狂呼跳躍若中傷者移時乃止不復作梁上君子想矣

豐城西三十里有地名生米許真君得道處也山麓向有真君廟後燬於火里人以艱於材欲募修而未逮一日天大雷雨山忽震裂內藏樹木甚夥衆搜出之鳩工重建一棟一椽皆量材取用及落成木無缺乏亦無餘者

乾隆癸亥七月也

蘭山東鄙有泉在山巖之麓名聖泉水甘而冽亢旱常盈有村人晨過其旁聞磬聲自泉中出頃之格格作響如擊木魚者繼則梵誦畢宣嘈雜震耳約食頃磬聲復作乃寂驚告其侶覘之信自是每晨皆然遠近哄焉或有欲掘泉窮其怪者手輒痛不可忍益信爲神焚香奠帛者相望於道有老僧過而問之衆告以故僧以杖擊泉曰邪孽逃逝至此不思

飲跡尚敢爲祟耶衆詰之不答而泉聲闐如矣

仁和賈人某赴蘇貿易過鎮江有少年丰姿韶秀求附舟賈悅其美從焉言詞雅馴相得甚歡酒闌時雜以戲謔輒含笑不答賈惑之晚求同寢亦不之拒益欣喜過望少年袒腹而卧鼾聲震耳撫其體堅若鐵欲轉側之重如巨石不可動移驚訝莫測其由翌日問之惟搖首微哂而已將抵郡指岸際竹林深處

謂曰此余家也幸賜光臨賈欣諾至則門庭
雅潔有士人風室內空洞無物惟一劍懸壁
間坐甫定少年卽脫劍起舞盤旋驟疾如
風雨劍鋒時時抵賈鬚眉賈震摺莫敢喘息
舞罷以手折之劍曲如鈎頃復伸之直如故
賈愕眙欲去少年止之曰尚具薄酌稍申地
主之誼乃置酒勸飲既而進饌則烹一巨蛇
盤曲盂內昂首咋舌猙獰若生賈狂呼暈仆
少年扶起笑曰好意相餉何吐棄若是如

不腆當更進佳者賈力辭出少年送至河工
謂曰念同舟之雅奉贈良言君託跡江湖切
戒佻達幸遇我不與君較否則危矣歸舟照
視鬚眉俱有劍削痕震悸不寧者累日比反
再往跡之不得

平番令有僕某貌魁梧左耳獨缺若削問其
故不答而性頗馴謹不與人較或犯之輒遜
謝避焉一日隨主人蒞任遇羣盜勢甚兇猛
僕從星散某奮勇直前縱橫揮擊連殪數人

餘各鼠竄主人駭詰之憮然曰某當年亦綠
林中客也嘗結黨途行遇叟偕幼童跨二騾
囊中物纍纍心艷之顧行人如織無可爲計
乃尾其後同宿逆旅夜半遣一人羈叟動靜
久不返復遣一人覘之亦不返疑焉持刃往
門微啟燈光熒熒然童已酣寢叟俛首而坐
甫欲排闥入叟忽舒掌外向笑有白光一線
自掌中冲出倏及頭面寒徹肌髓急走避覺
耳痛不可忍撫之已斲然若斲矣驚悸奔

匿遂沈心遷善云

宛平有張姓者訪友津門途遇奕客白某問
何往告以故白曰吾亦欲往耳遂偕行造友
家友見白訝曰聞子已故矣奚尚在白唯唯
友設酒饌欸之晚同舍宿將三鼓張輾轉不
成寐時殘燈未滅欲起熄之方舉幃見白伸
頸長丈餘直抵几畔呼吸作吹燈狀下體猶
兀坐床榻不覺失聲而呼衆聞聲入視白枕
簟猶存而踪跡杳如主人羞急足至其家探

問云下世已月餘矣

黃州東坡墨池其故址人罕知者宋商邱先生判黃時求得之復獲短碣書洗墨池三字乃趙文敏真筆也於是甃池建亭榜碣於亭之楣並構雪堂竹樓合名曰宋賢祠作記以紀其事歷時既久祠與亭相繼傾圮廢爲蔬圃而池亦污塞乾隆乙未冬居民有爭園界者黃岡沈尉往勘見片石沒淖中掘視之知係墨池故額然亦不識爲文敏手蹟觀察吳

公開而索觀深加賞鑒擬興復而未果厥後邑令顧君虞一修葺官廨建樓於署之西刻椽柱爲竹式蓋仍竹樓之意疊石爲池廣數武深半之置文敏碣於壁亦隱存墨池故蹟云爾碣中字跡微有剝蝕處顧君恐久益磨滅命石工鑿深之復甃以粉雖煥然可觀而廬山之面目失矣

趙姑者施南崇寧里民人女也及笄未字餉父於田渴而飲於溪久不返父呼覓不得惟

見餓處插金釵一股夜見夢於父日見爲龍
攝去已成禮不能生還但鞠養深恩無以報
明春預於溪內挿籬置筍春雨雷鳴得魚必
夥卽以爲甘旨之供也父如言歲頗獲利以
此畢餘生焉村人以香楮往祝者亦必得魚
至今相沿名趙姑魚而所挿金釵則化爲鐵
云

明末宛郡有諸生某不火食每親朋宴會祇
啜茗飲酒而已訪其家云歷旬餘啖一生豕

啖時置豕密室食畢出唯皮骨僅存雖妻孥
亦莫知其故有戚某者欲窮其怪特構邃室
數楹於牆角深奧處留微孔致詞敦請某以
至戚不之疑欣然往戚置豕室內某入重門
親加扇閉戚從牆孔屏息窺之某顧豕色喜
復週圍審視脫衣席地倏變爲熊騰踴而前
食豕立盡徐啓戶出依然人也戚驚愕累日
往來遂絕

古人咏蟬多以食風飲露爲言温嶠賦飢吸

晨風渴飲朝露梁簡文詩乍飲三危露及陸
雲賦含氣飲露之類皆以蟬性清虛不食故
也余幼時愛蟬鳴曾捕數枚置籠中懸諸風
露處逾夕皆僵不解其故他日納涼蔭下見
一蟬踞樹不動諦視之樹皮皴裂處有白汁
沸出蟬以喙承其間若吮咽者捕而得之喙
津津猶濕是知蟬固有所食古人食風吸露
之說猶未確也

青都丁野鶴負逸才放蕩不羈讀書山中署

嗽石云有願從吾遊者山魃本客皆良友
毋猜也俄一道者至丰骨稜稜有出塵之概
丁詢所自道者笑曰知君奇士聊共晨夕耳
無煩過詰邦族也談次甚相得遂放傾蓋交
他日謂丁曰有契友見過欲屈紀暫爲承應
遂引僕去巖徑崎嶇約數里許至一處壁立
千仞道者以扇拂壁卽有門豁然啓玉宇瓊
樓迴非凡境一虬鬚叟先在焉簡果紛陳皆
目所未經僕供役竟日見塔砌間碎石殷紅

可愛潛取二枚納袖中出視之乃寶石也往
來年餘一日與丁話別曰我實非人曩以罪
被謫今期滿當去矣踪跡遂杳

安邱有諸生某自塾歸遇雙鬟立道左丰姿
綽約屢目生羞赧不敢諦視趨而過後每
出輒相遇漸款洽謂曰妾與君緣結三生願
偕伉儷生以家有高堂辭女曰告之父母諒
無妨也生私告諸母父聞而怒曰妖也奚可
偶越旬告如初父領之謂曰若再言試借之

歸次日女隨生至父母倚戶覘之無所見回
視女已立簾櫳間矣居數日悅其婉愉納爲
婦孝事翁姑恪盡婦道竟無殊名閨女也連
舉三男貌俱俊爽讀書穎悟先後補弟子員
余表兄叢梅溪秉鐸安邑其子中模聞其事
執通家誼見之女時年踰四旬貌若二十許
言詞莊雅綽然有林下風

江氏安陸人布政使王第魁妻明末流寇入
郢恐見辱同弟婦江氏投於塘歲旱塘水僅

數寸許濡首泥淖中歿王感其義終身不復
娶後遷塋忽有聲如雷起墓下莫不辟易變
色咸謂節烈之氣鬱積所致孫三人字樂雍
正丁未成進士字大領雍正壬子鄉薦亦足
徵節烈之報而字舒長子聘楊氏女未及娶
而歿女聞訃奔喪守節以終尤堪繼美於前
云

保定丁某曾任南中武職晚年家居納涼簷
際見一壁虎匍匐階砌首尾長四尺許皮鱗

皺若鱗甲睛大如彈丸色赤而灼灼有光時
方亭午觀者如市虎見多人了無怖狀從容
由院左確棚緣柱而上直陞棚脊東向張吻
吮舌歷午至申始徐徐下入井而歿夜半雷
聲殷殷丁夫婦恐天將雨呼婢出覆醬甕甫
啓戶見火毬數團盤旋上下倏一火毬繞棚
柱一週卽轟然震裂旋又一火毬墮井中頃
高起丈餘霹靂隨之雨下如注婢驚悚逾時
始能移步入天明起視一歿壁虎蜿蜒井側

空殼而無尾長猶三尺濶尺餘皮現存省垣
天合堂藥肆中

棲霞南鄙有潭最深一道人夜過其旁遇黑
面男子要遮之聞行人聲乃入潭而沒翌日
道人布石潭側煨以火投潭中須臾水鼎沸
一巨鱉浮水外

葉某蘇郡人鑒別珍玩百不失一都門典商
某重價聘之一日有持徑寸珠來質者索價
五百金葉與之去旣而細審之贗也乃致酒

招諸同人飲告以故並求貸以償典主眾慨
許乃出珠與眾傳觀訖謂曰承諸公惠助留
此奚益立擊碎之翌日典珠者持價來贖葉
收價而還其珠固原物也其人瞠目無語而
去蓋另造一珠仿其狀特對眾碎之使聞於
外以誘其來耳

平原有嫠婦某氏夫歿多年腹忽皤然若受
孕者而婦實無瑕可摘久漸大如甕翁姑疑
之婦飲泣無以自白就養壻家歷數載腹大

十餘圍轉動俱須人扶持既歿棺不能容其
女以手撫之覺褻衣中蠕蠕蠢動解視有物
飛出類蝙蝠蜻蜓者約百餘翔集庭院撲殺
之血水淫淫然

恩施洪厓山高數百仞峻嶺崇巖幽深莫測
爲全真栖游之所順治初有道士蔣某者入
洪厓訪修煉地忽見茂林修竹中瓦屋數楹
白板朱扉最爲幽潔履其室空洞無物惟粉
壁題七言一絕筆勢飛舞墨跡猶濕詩曰

石盤旋白玉松枝頭暗結紫芙蓉青雲有路
終須到紅日光輝滿太空蔣諷吟數過點
其處次晨負笈至竹樹依然而舍宇杳如跡
尋竟日終不可得又山中有巨杉恒隱隱沙
土內傳爲千百年物居人求之者持錐刺土
嗅雖未有香氣則掘得之或負之不講立表
以誌其跡翌日往視並表亦失之矣

乾隆甲子江西鄉試正考官康公五瑞入闈
時不覺見獵心喜夢已亦與試中三十五名

及榜發三十五名則張五瑞南康人也張與
康同名而夢先兆之奇矣

秋燈叢話卷之十四

福山王惟楫凝齋著

恩施龍洞山在城東七里山半有洞高廣丈
餘洞口水盈盈清淺內則淵深不測相傳爲
龍窟也洞有潮子午時則至其未至之先有
聲如雷俄霧氣迷濛自洞中出而洞口水騰
湧若鼎沸如是者三潮卽噴激上射高可數
尺迤折而下匹練飛空勢若倒海砰湃之聲
震落山谷食頃始退落如初歲旱守令祈雨

必焚疏通誠遣官往祭侯潮至以瓶取水馳歸而立降不誠則潮不至

南昌曹生敦行士也善撫琴攜琴赴楚過洞庭未半狂飈驟起舟旋轉如葉舟人聚泣生獨危坐援琴鼓湘靈之曲風聲頓息浪靜波恬衆推蓬起視城郭宛然蓋瞬息間已抵岳州而生之絃音猶冷冷也咸驚疑間見鄰舟有兩女郎珠冠玉佩端艷絕倫凝立若審音狀合舟噪觀生亦輟琴趨出女郎乃刺舫舟

冉向中流而去久之漸漸或疑爲君山神女云

李嘉杰字越凡漢陽人事繼母最孝而母遇之虐杰先意承迎孝養備至母卒不悟嘗因杰酣寢扼其吭幾死以救免杰毫無怨對奉事如初待繼母弟友愛倍常弟歿以已子承其祧且割產贍之母思子抑鬱致疾醫藥罔效割股肉療之愈母感而悔視同已出泊杰故母哭之痛曰天平何奪吾孝順見之速也

每逢人道及輒拊膺悼嘆泣數行下

予有別業乃博士李某產也家素封曾偕落以千金瘞室內傳及子掘之無所見家且落以宅鬻林姓林更新之發土獲巨甕啓之金也有傭在側潜然曰命矣夫徐詢其故曰某本李氏僕此物實主人偕某同埋者後屢掘不得意神物化去矣孰意猶在此

施侍讀閩章除服北上一夕宿青州官舍夢青衣投刺署曰愚山道人後視學山左閱青

郡誌地故有愚公谷恍悟前夢遂號愚山銘曰愚以陋名哲人斯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夢耶覺耶神或予啓抱醇守璞以歿餘齒

王氏鍾祥人年十八適張士華甫一載夫卒氏妊身四月矣慟不欲生鄰婦謂曰倘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爲乃強起飲食親族垂誕氏產將奪其志氏懼不免悉分以腴田僅留薄產自給閱數月生子有欲還其所分者氏婉辭之子長延師授讀稍怠則涕泣勸勉子

乃發憤力學補博士弟子員族人愧悔盡歸
其田氏始受而謝曰非伯叔兄弟不能爲未
亡人守此業也蓋向之不受藉以安衆心以
俟子之成立爾節而有智可謂巾幗丈夫矣
廵道吳公嘉之題其門曰節婦之門

予三兄研深乾隆己未任豫省南陽守冬夜
理簿書將三鼓忽見燈前有白衣人長三尺
餘玉色瑩然對之挺立兄張目視之形漉縮
頃之入地而歿或曰財兆也蓋掘其處兄以

事涉怪異且財不可妄求竟弗許後白衣人
亦不復見

傳記昭君南郡人今秭歸有昭君村凡生女
者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予宰當陽去
秭歸二百餘里訪諸父老唯無灼艾之說或
往古有是事亦未可知但其地產女恒白皙
多姿殆亦昭君餘韻之所鍾歟

予邑樓子口農人王某月夜獨行有物如犬
搖尾而前王潛躡其後至路旁古廟躍入墳

有美好女子自廟中出冉冉東去異之入廟
遍跡無所見惟佛座後一皮囊若蟬蛻者挾
之出女已回祈曰還我物當圖厚報王悅其
美欲劫而私之乃以皮裹石擲諸井女泣曰
失我物棲身無所矣王曰我尚無家室如不
相棄盍借我訂百年好女不得已從之居數
年家計充饒連育二子他日偕往親串家過
廟側談及往事王曰井中物應敗朽久矣女
強使取視之毛茸茸如初顧之色喜曰尚無

恙耶卽披諸身倏成一黑狐跳躍而去王
年貧且病二子爲予族人備數年前尚存
蘭山潰堤水大至居民皆逃避有村人女插
簪起乘檣浮於水冀人之援而歸之也一少
年泅水至悉拔其釵環而去女哀祈之弗顧
尋漂值淤洲乃得生踰年出嫁鄰村某氏子
吾鄉婚娶行親迎禮新婦梳妝時必延壻入
候妝畢始啓行女窺壻卽囊之少年也憤填
胸臆痛數其罪自誓之毀妝誓死堅不肯行

父母勸諭百端不聽竟却其婚爲尼以老少
年悔恨發狂死

孝感白雲鄉有紳士某將治第基已卜矣夜
夢四人金冠朱衣投刺請謁刺書宋四君子
拜未及詢而寤次日掘土見紅椗四而無前
和可考因憶所夢遂不敢動乃掩土築墳勒
碑於上卽以宋四君子墓題焉

樊氏竟陵程一模妻生子甫一載而夫一矢
其身殉夢程謂曰殉節固佳但遺此一者

何託吾後當昌其勉撫藐孤我助卿理家政
無過激也自是氏起居愔愔如有所見習久
亦不之怪他日婢入室竊物袖于篋中若有
人摸其腕不得出婢驚而號氏爲之請乃釋
有夜盜其禾者刈畢且負歸見黑氣隱約類
人形遮於前天曉猶旋轉田畔家人見而呵
之恍然醒乃奔居三年一夕夢謂樊曰緣盡
從此別矣凌晨有鳥衝簷去踪跡遂絕子欲
時順治乙酉領鄉薦任南豐令孫翅中康熙

已丑進士官檢討果如其言

工部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注宅在江陵城北三里庾信避侯景之亂自建康徙居於此又入宅詩宋玉歸州宅按陸務觀入蜀記秭歸縣東舊有石碣鐫宋玉宅三字今酒家其故址也湖廣通志載宋玉宅有二一在秭歸之巴東一在荆州與杜詩頗合而水經注宜城亦有宋玉故宅又不止秭歸與荆州矣余案天門嘗于役安郡皆艷稱宋大夫事

而鍾祥邑志亦謂郡學卽宋玉舊宅昔李守曾得雙珉於荆榛間其右爲蘭臺所謂玉從襄王遊披襟當風俾之作賦景差歛手者卽其地也學官有井亦以宋玉名郡中水味率鹵澁惟此井最爲甘冽而石城之麓復有白雪樓與郡治西隅陽春臺高聳相望遺蹟班班視他處較詳是安陸亦有宋玉宅然昔人鮮言及者豈歷覽未經故題咏不及歟抑宋之旅寓無常旣遊踪所駐皆得以宅名也姑

錄之以備考

郢郡有大姓某家嫡庶和洽無間言家中落
僮僕星散凡役使皆妾任之所居之水每汲
必至鄰村嫡憐妾孱弱欲分其勞妾固辭曰
操井曰躬箕帚妾之分也况主母老矣妾又
不能生男以伐勞動命實不辰夫復何尤遂
獨任無難色一日值盛暑汲水憊甚憩後園
樹下忽有泉湧然湧出驚而白諸嫡嫡視之
喜且慰曰汝服勞不怨不啻孝子此天所以

惠汝俾汝息肩也乃掘地儲水雖亢旱不竭
居人皆賴之因呼爲娘娘井

江夏蛇山舊傳夏夜更闌時嘗有燈出現由
少而多漸至不可紀極土人呼爲燈籠神惟
無意中或一見之余未之信也乾隆壬辰夏
于役會城舍館與蛇山相望一夕納涼庭院
漏已四轉見林際有燈大可合抱表裏瑩徹
如世所燃琉璃燈狀旋轉而出勢甚迅捷甫
數十武若有所觸倏分爲二復交相騰擊則

化爲四俄轉擊轉增盈千累百往來熠燿有一燈前行一燈自後追逐者追及之忽合爲一有雙燈並舉或疾或徐兩兩相顧旣而百什排列次序井然若達官出行鹵簿前導者有綴聯一綫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者又或分佈林谷隱約依稀如晨星之寥落頃復絡繹奔赴合而成圍如行陣而肅伍者又或忽亢忽墜如踉蹌之騰躍或層疊而上如貫珠之纒纒變態無窮目不暇給適借觀者失聲

詫異倏然而滅次夕復覘之不可得方知入言不謬而事之幻境之奇有不可以常理測者

許環者施南人賦性醇篤以明經出宰某邑有賢能聲尤良於警邑紳士有女及笄忽得奇疾終日臥帳中僞搗帳卽昏暈若絕諸醫束手皆不識爲何症紳榜通衢能治者酬以產之半許聞而往甫啓幔女已昏不知人矣家人皆泣許止之令榻前貯水十餘斛去其

去自頂及踵悉沃以水舉家駭然環而相阻弗聽益沃之移時水罄而女已微有聲息乃命拂拭之仍覆以衾出謂人曰愈矣少頃果大汗而瘳又某大姓生子週身皮膚若蛻因詣於許許以淨黃土研末糝之數日結痂越旬痂落肌膚完好矣其治諸怪症皆類此或詰許必有異書及秘授者恒笑而不答求其技則遜謝之以故術竟無傳後許以歸田卒其卒之明年有同窓張宦夜夢二役拘入獄

惶廟覘之則巍然上坐者許也怒數張曰爾作民父母枉致人命可乎命截其耳張痛徹肌髓呼號乞貸始叱逐之既出見一人以鐵鈎貫其背懸廊下審視乃婦人子駭極而醒逾月耳後忽生癰潰延至頸垂斃而族人子固無恙一日來省張疾歸而疽發於背相繼死

草鞋道人者武昌諸生也少習舉子業屢試不第遷跡黃冠拾取途間敝草履編葺成屋

居之因以得名寒暑一衲不炊食常從人乞
魚肉生啖之或兀坐草室經月不出亦不食
偶發顛語多驗人問之則不答咸莫測其崖
際也一日告於衆曰明午當別矣翌日衆往
覘之已化去道人常言草履可驗陰晴兼醫
百疾每將雨輒有雲氣佈履上歿後人爭取
之病者燒灰服之立愈

許公治雲夢人乾隆己未進士筮仕宜君令
著廉能聲以母憂歸服闋需次都門夢歸太
僕有光持刺來謂謂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
祈公主持之幸甚寤不解其故尋除崑山令
抵任有歸姓訴其祖墓被佔者閱其詞即太
僕之後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所越佔者悉
懲治而返之並勒碑定界祭告其墓
慈谿以八月十六爲中秋一傳宋高宗南渡
金兵追迫值中秋避匿其地居民不忍宴賞
改期次日遂沿以成俗一傳錢武肅之子分
封寧郡十六乃其誕辰令移中秋節於來朝

至今不改固屬齊東之語而風俗獨異亦有不可解者

競渡節五月五日直省皆然楚俗呼爲小端陽至月之望更置酒張宴競渡水濱祝五日尤盛謂之大端陽中元薦亡祀先俗稱鬼節而當陽縣則於是日接戚眷通往來是又謂之人節矣習尚相沿與寧波之以十六日爲中秋同一不可解也

當陽玉泉山有獸狀類鹿而三人上下陵谷

烟爍若電獵人有卽之者輒失所在驚而四顧則於對峰層巒之上斲草自若蓋瞬息間已穿巖踰澗矣聲如牛鳴鳴於澗谷則雨鳴於岡阜有高軒經過歷試皆然余於乾隆癸巳歲由當陽署令蘭溪比返獸不復見詢諸邑人云數月前已不知所往

武昌郡西郭外觀音閣俯臨大江與晴川閣相聳峙銅像高五丈許額題蓮華淨域四字爲董文敏真蹟雍正丙午有乘夜盜之者僧

夢神示以兆起視額已失乃駕舟追之至揚
邏江邊大士閣獲焉又寺前接引庵銅佛一
尊高丈餘當年屢鑄不就有一乞丐數人來投
錢爐中像立成至今佛掌及肩臂間錢形錯
落輪廓皎然予因公赴省曾親見之

天門文廟向建城內西北隅前明僉事柯公
喬始改建北郭外先是有直指某行部至城
北倉基地馬忽鳴伏不進異而掘視得石碑
鐫先聖遺像吳道子筆也後柯公至邑見

殿廡頽圯地址湫隘欲徙治之而無基可卜
邑人以倉基地請且告前直指事柯曰數也
遂改創於此碑立尊經閣內今現存

嘉魚漁人於江心網得一犬鐵鈴撼之昏暈
欲仆持歸家人試之則舍宇震撼幾至傾塌
驚而投諸地乃止遂持至故處棄焉識者謂
禹治水時有驅山鐸當是此物未知然否
航海者遇颶風驟起檣柁傾折智力皆窮爰
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詳姓氏

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閭大夫靈異昭昭
有求斯應康熙中王君云森遭風折柁舟復
中裂舟師告曰惟划水仙可免乃披髮與舟
人共躡絃間以空手作撥權勢衆口假爲鉦
鼓如午日競渡狀遂頃刻達岸又顧君教公
中流舟敗已半沉共划水仙舟復浮出久之
有小舟來救此舟乃沉似有人暗中持之者
又陳某遭風舟底已裂鷓首欲俯轉旋巨浪
中危亡之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試

効之沉者忽浮穿浪如飛俄抵一嶼乃得無
恙陳自言當時雖十帆並張亦不足喻其疾
也神之靈應如此

黃岡王大宗伯吳廬由運河赴都水次舟淺
篙師入水祛淤覺有石隱巨舟底採取之石
縱橫二尺有奇厚三寸許昇至舟中摩挲久
之漸露字跡告諸宗伯宗伯見石質瑩潤拂
拭審視乃唐太宗命褚河南摹蘭亭本宋米
友仁跋爲小板蘭亭第一碑驚喜過望寶而

藏之雖遠城壁不易也抵都有索觀者輒節
辭拒之久漸播揚來觀者衆乃裹囊置輿中
命媪載之歸藏於家及解組旋里建堂顏曰
繩武嵌石於壁非親密者不輕以相示宗伯
歿後家中落田產鬻且盡乃折室而貨其材
前一夕聞堂中隱隱有悲泣聲卽之聲出石
間無何爲一老明經持十斛麥易去明經故
子孫亦不知珍惜乾隆癸巳歲昌黎明府世
嬰聞而購得之丙申致仕攜歸今不知存否

吳霑化人也

義妾曹氏郢郡人石參戎佩玉侍兒也石臨
歿握氏手謂曰汝年少且無子宜自爲計氏
以頭搶地呼曰氏雖卑賤亦識大義所以不
敢從公歿者恐累盛德耳遂截指以示無他
石含笑而瞑氏毀容持服事嫡維謹有以微
辭諷者輒拊膺長慟不發一語人皆感泣不
忍啟齒氏布衣蔬食終其身
余族人某每寢至夜半輒啟戶出繞村而走

頃復歸臥殊不自覺他日隨親友航海貿易
恐其蹈前轍夜則縛諸床後偶懈某遽啓舟
扉步入海中歿又余戚新招一僕李姓夜寐
忽蹶然起抗聲吟唱畢旋仆衆問之軀軀
如故每夕皆然一夕有偷兒入室甫登牆值
僕躍起高歌手足舞蹈若演劇狀偷兒大驚
墮諸地衆聞聲起視乃執之僕歌喉宛轉猶
未歇也

蘄州道士沈有武弁某緣事去職貧不能歸

寄遇僧寺時亢旱不雨天氣炎蒸農人刈麥
田間有片雲布空際衆相謂曰雲安得長留
爲吾曹蔭息地弁曰易易耳取鏡置雲影下
雲竟日不移衆喜告於官官異而請焉乃建
壇延僧道祈禱壇前設大鏡四列五色旗各
一壇外豎長竿掘穴寬尺許內置虎頭一祈
禱三日命壯夫持木椿擊虎頭人土尺餘甘
霖立沛連擊之大雨滂沱四野沾足官民厚
酬之得以旋里

世演搜山打車諸劇爲嚴震直搜獲建文君
感程濟言釋而自剄者人多不察而信之鄭
曉遜國名臣記嚴震直奉使安南至滇見建
文君悲愴吞金而死永樂本紀甲辰尚書嚴
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東山西諸
省嚴震直列傳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
病卒紀載昭然野史固非實錄而傳奇尤失
之誣矣

漢陽五顯廟神頗靈驗居人奉之虔有羅某

者賦性凶殘居近廟側適鄰畜一家將以祀
神觸其藩羅怒擒豕去截一耳鄰往論羅詈
且毆旣而羅生子缺一耳及生孫亦然始悟
爲豕報也又富民鄧氏見犬交以刃斷其勢
後生二子俱闖

蒼者陳姓善揣骨相遠近馳名漳州鎮某公
延致之先令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揣摩久
之曰此乞兒骨不足道從人呵之陳復遍摩
毅然曰不謬及摩至首遽跪曰此總鎮骨也

當貴公奇之禮而厚贈焉先是公未遇時因
貧行乞路拾遺金訪其人還之失金人分半
以酬拒不受詢姓氏亦不告是夜宿神廟夢
神易其首後從軍遂致貴顯焉

長沙南郭有無賴子屠牛爲業牛斃其手者
數矣里中有牛魔王之號一日其黨解牛牛
不受縛屠忿然曰此畜必煩老夫耶攘臂而
前牛逆觸之貫入胸膈遂以角負之而逸其
行迅猛追之不及道路駭然觀者如堵奔至

善化邑治前伏地不動邑令魏君奇之當闢
門坐堂皇牛卽趨入跪階下如俯首認罪狀
昇屠驗視則胸膈洞穿成穴奄奄一息矣論
牛曰爾殺人律應抵之牛點首下泣越日屠
斃牛發先農壇耕籍老

張氏崇義人父業屠無子中年始生氏慮不
育決之星士曰格壽而康但夫星宜長否則
有刑尅之害鄰人饒某弱冠未聘聞而戲謂
曰願結絲蘿備東床之選可乎張感星士言

許諾比女及笄饒年近四旬矣家甚貧父欲
改婚富室氏不可父曰曩僅片言耳未通媒
妁且年長而貧奚可爲偶女曰一諾千金不
易矣焉用媒妁况人無不知兒爲饒氏婦者
長與貧命也又將誰懟父知不可奪乃贅婿
於家氏屢諫父改業弗納乃與夫徙居於外
賃微息鬻陶器以存活夫婦相勞苦負戴於
道每饕餮不繼氏安之無悔父怒其去弗恤
也他日偕夫肩器中途遇石躓而顛夫方嗟

槐氏曰吾不惜器之碎而慮石之踣後來者
乃與夫掘之起露微孔觸之漸大中有物纍
纍色黑而類鉛者甚夥悉運歸示鄰人不之
識持赴市或告曰金也鎔之不謬家乃裕父
年老業替氏迎養以終

藍某蓉城人與同里邱姓交相善藍貧邱常
假之金不索券邱卒其子討之不應且盟神
有味良轉畜之誓無何藍歿邱牛產犢色黃
獨背有白毛旋轉成字卽藍之名姓也筆畫

卷十四
十九
皎然觀者如織藍子往覘牛見之凄然欲語
請贖歸邱子不允強而可牛逾夕即奔去再
挽之伏不肯行力勤倍他牛不須鞭策越數
年牛將老始貼然來藍子殷勤喂飼不數日
而斃徐友親見之乾隆己丑年事

余友有茹火烟者烟吸盡徐徐自口中噴出
旋繞如環蟬聯不斷長竟數尺觀者咸噴噴
稱善後覓余世講歐陽陟亭於密室內吸烟
以口吐出一圈大如盤騰騰直上距承塵尺

許即凝然不動俄圈之四圍垂細絲縷縷縷
禾皆贅小環如華蓋瓔珞諸狀久之乃滅視
余友爲尤奇矣及聞近人說部有大僚薦藝
士於某有司者叩其技答曰吾善吃咽衆大
笑問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於是置烟斤許
客吸之盡初無所吐又問可益否曰可復益
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頃自口中噴前所吸
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魚
如海市蜃樓目不暇給因知技藝之妙雖一

食烟之微而層出不窮如此

予堂叔疾延一醫至食畢茹烟烟房大如升容烟斤許盡吸入腹卽瞑目不語欹倚仰卧而氣息闐如衆大驚其僕曰無慮也頃且蘇俄唇動口翕烟自口中噴騰而出翬然若雲霧數刻始息乃欠伸而起張目四顧曰快哉晚食復如之詢其僕云家居朝夕餐烟二次俱以斤爲率否則病家人聞其言懼而辭焉唯無幻化之奇而量已異矣

順江初浙藩吳公夫人臨產三日不下諸罔效勢甚危忽有僧稱懶狗和尚者踵門告曰聞夫人有產厄特持藥以獻夫人服之產立下子母俱無恙公德僧甚延入詢其居址以楚人主嘉魚淨保寺對欲厚酬之忽不見公大駭遣使赴楚至其寺訪之寺僧曰吾師也歿且多年現瘞塔內使歸以告公益駭乃齎千金重修寺塔鑄梵經以報異僧前明人姓張名紹忠中年祝髮號懶狗和尚戒律精

嚴經年不火食常乘白馬出入一黑犬爲之
導或諷經默坐犬伏其旁不稍離後化去犬
亦不食死寺有紅牡丹一株高丈餘粗如拱
傳爲僧手栽者移他處則萎遷之繁茂如初
土人每以花之多寡卜歲之豐歉乾隆戊戌
夏秋不雨田禾無收予時官楚省詢其邑人
云花僅發一枝微驗誠不爽矣

孝感程氏爲楚望族始祖某原籍江南新安
明初遷居孝感洪樂里生兄弟四人慕張公

藝之風折棠棣數枝叢植園中祝曰願我子
孫世世同楛無間言有如樹樹枯乃析自是
發榮滋長大數圍至三世有懷貳心者私以
沸瀋灌樹而樹茂如故猶弗悔悟與妻謀赴
漢鎮置釜另爨中途天忽陰霾爲暴霆震斃
而妻亦同時斃於家衆惶懼志益堅懸鉦鼓
於中堂每朝夕令僕人鳴擊呼曰勿聽婦人
言郡守聞而造其廬見母翫哺犬子詢知牝
犬死而代哺者異之上其事旌表義門延至

七世子孫蕃衍不下數百人棠棣亦枯乃析
居焉乾隆丁酉選拔程君行任其裔孫也與
余善得備聞之

唐處士陸羽自傳云負書從鄒夫子遊鄒之
所造自非尋恒惜名字失考前明竟陵有張
氏子夢一叟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告之曰子
唐人鄒姓名坤字戶郎陸羽稱鄒夫子者是
也鄒歿已數百餘載猶示夢於其鄉文人好
至歎不已斯亦奇矣

有感有老嫗畜一鸚鵡善言語能於親知定
傳音問啣取針線一日令往某家取針回
鄰村晒穀置針礮磚上啄食爲鷹攫之去
遇一熟識婦呼曰寄言阿姥吾不得見矣
在礮磚上可取之嫗聞之泣目幾盲

李奧幾不知何處人流寓漢陽貨魚爲業
日黎明肩魚赴市過土神祠怠而假寐聞
呼其卒曰羣仙將至速迎謁驚寤伺之頃有
乞丐數人來一跛而杖者踵其後竊意必

仙也乃執踞跪請曰有緣幸遇真仙願列門
牆以脫苦海跛者笑曰我輩乞人耳且有疾
何云仙也幾堅執不釋跛者乃遍體塗垢爲
丸授之曰持此納魚口中沃以水灰者可活
一生吃著不盡矣受之頓失所在持歸試之
効魚雖經信宿無不活者人購之恐後同儕
異且忌矚得其故夥衆乘間奪其丸幾見衆
猝至惶迫無以爲計遽吞之遂發顛狂歌哭
市中言語誕妄或卧糞壤終日不醒予之食

升斗立盡弗予累月不飢寒暑著一敝袍經
年未之易也邑中有黃某者事母孝母病垂
危禱於神夢謂曰詰朝出朝宗門遇李與幾
來求其救援疾可瘳黃如神指果遇幾呼救
幾愕然曰我何能醫不顧而去時隆冬積雪
徒跣履冰凌無寒色黃尾至大別山巖中仍
固請不已乃覓草一莖若蘭者授之曰無多
言服此可延壽一紀自是遠近傳以爲神求
者踵至幾輒箕踞慢罵或擊穢撒之否則瞪

目不語康熙乙未秋遁去不知所往

前明余邑東郭有王老者樸誠不苟鄉里重之偶倚門眺望見一人踉蹌而來跪其前曰某有急難翁其援我王諾之未及詢遽竄入避焉倏追者至問曰頃見有人過此乎王溥應曰過已久矣其人急馳去王呼出問故曰彼讐也欲得某而甘心焉幸蒙拯拔恩重山嶽矣王餉以酒食而遣之踰數載歷城有大盜攀王老爲窩主者王驚泣莫知所以鄰里

皆代爲申辨縣宰察其情無他致書歷邑並囑役善護之比解至所攀之囚卽前救釋之人也不覺憤填胸臆涕泣訴警盜惟笑而不答夜深乃耳語曰昔蒙大恩未有以酬今旦暮且死曾埋金某巖穴中欲藉以報萬一顧遠隔千里無由可達故作誑語邀翁來贈之耳庭訊時我自爲翁地無害也王謂讓愈厲不之信翌日官鞫王王稱寃呼盜証之盜熟視曰誤矣乃立釋其罪王在掘果得金爲之

網豪餽焉越載餘援救出王返其金且規以
大義盜爲之感動痛改前非卒成善士

終

秋燈叢話卷之十五

福山王 械凝齋著

馬氏江夏人許聘劉姓子于歸有期而夫亡
氏年十八聞訃絕而復蘇泣請於父母往視
含殮欲畱守志翁姑不可父母亦強之歸久
之諷令改適氏截髮自誓獨處一樓範泥爲
夫像供几上朝夕拜奠足不出戶雖童子罕
識其面家貧以女工自給一夕縫紉燈下忽
見泥像栩栩動倏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卽已

暴長如其夫徑至床前謂曰感卿苦節幽壤
酸辛但俗緣未斷應借仇儼氏曰吾矢節冰
霜心如橋木縱使復生亦難苟合况土偶耶
仍相逼不已氏怒以剪刀刺之鷄仆地無所
見夫像猶儼然凡上也乃悟曰得非邪魅憑
之奪吾志耶且吾已矢靡他奚以土偶爲立
卒之霜操益勵今現存

誌異編載山東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
人烟祭山神求豺狗相隨遇虎溺其背而虎

肉卽潰海旁居民無豆屬油不可致有鳥如
鴨自呼曰壓油土人捕得壓油爲供考山東
並無陸路可通高麗惟登郡東與高麗一海
之隔然海禁最嚴無敢私涉者海濱離郡城
四百餘里村落毗連產豆最夥重無鳥號壓
油且亘古無虎患豺狗亦未之見余生長其
地知之最悉說者不知何據文人好奇以耳
爲目率如是耳

吾鄉劉滄來康熙乙丑進士能文而迂及作

宰東粵日事帖括簿牒堆案弗之省也諸生
某與鄉民訟田訛之生以憲藝呈劉顧之喜
卽案頭評閱民呼曰公今聽訟豈閱文時乎
劉弗應閱畢謂生曰文頗佳但恐膺耳生請
面試益喜命題授矮几坐簷下民復呼曰公
必欲課某生請俟諸他日劉以擾生文思呵
之頃卷完點首稱善謂民曰田係若田但此
生能文科第可望暫借爾田爲膏火資他年
當倍償汝民呼冤不服怒逐之號詈而出劉

若弗聞者及罷官里居鄉人驟逸入廐中命
僕執之僕不可劉曰此飛來驟也奚不可鄉
人賄其僕僕曰若第牽主人馬去驟可得也
鄉人疑其誑僕強之告劉曰馬走入驟王家
亦云飛來者堅不與劉悵然久之曰彼言良
是吾老矣以馬爲足無馬是無足也奈何僕
曰以驟易之諒無不允劉鼓掌笑曰策善哉
遂易而歸炕敝欲新之而不欲工匠入室夫
人言之弗聽乃令子姪輩伴其出遊夕還炕

已成問故曰造自外舍成將舉入耳年七旬
餘猶終日操管作制義會學使按臨同人欲
戲之彙歲試數題求癡程墨劉狀然執筆時
暑且夜裸體揮毫蚊集如蟻而劉弗覺也
楚諸生某家貧舌耕爲業後長徒於巨族館
穀頗豐以其餘權子母久滿篋資置田宅蓄
僮僕居然素封矣忽陋其妻欲出之日肆凌
虐妻不能堪謂曰妾之見絕於君者以妾貌
寢耳金釵十二任君自置但得爲爨下婢免

饑寒足矣弗聽且擲以離婚書婦知不見容
而母家又無可歸碎其紙號泣而出某遂以
多金娶妾相得甚歡越數載坐訟繫獄比事
白資產蕩然妾亦歿貧窶如初親故鄙其人
咸莫之援乃求乞他郡一日至漢陽大姓家
有傳孺人出者見某詰里居備述以對訝曰
乃子耶某諦視之卽其所出妻也先是婦被
出時或諷令改適堅不許以縫紉餬口值歲
歉覓食漢陽適漢邑有某商早失怙恃覩婦

貌酷類其母異焉旣而詢知所由憫之且嘉其志招至家婦躬操紡績兼及家政無不井井商德甚遂母之婦服飾華好音容非昔以昔某猝遇之而不識也於是慙悔投地莫能出語婦曰狼子野心歎何足惜但結髮之義余不忍忘乃聞諸空舍給飲食不令外出居數日某愧恨自縊歿

前人說部載王懷海鹽人生有神力常以指觸壁穿之而指無損舟行遇劫拜執炊不

第取大竹用脇夾破之爲薪却者斂手去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拜爲師力至此亦云奇矣然壓衣柱礎余族人某卽能之族某常虐其室妻弟不平與衆謀邀遊古刹羣毆之以洩憤某見衆麤至知其意笑曰俟乃翁卸袍與若戲遂挾寺殿簷柱起高數寸納袍入衆咋舌而走某遮之日須爲乃翁取袍出方可去衆竭力扛舉莫能動某復笑曰若等螳臂亦當車耶仍挾柱

起出之袍已片片碎如齧斫者余邑有武生
周姓運氣餌壯膂力絕人常行隴上見力田
牛謂衆曰牛雖健吾能以掌斷其項羣斥其
誕牛主人曰果爾吾不怨否當受罰周諾之
掌下而牛首墜又吾鄉張與何常角力張屢
北愧且憤置豆一斛於座旁終日架以指凡
慶弔律來悉屏絕之經一載乃出何聞之懼
以鏡護胸藏袖衣兩他日遇諸塗張以爪槩
其胸鏗然有聲鏡中裂何幸免彼爽竹爲薪

以指穿壁者視此又遜一籌矣但力亦練習
而成不可盡謂之神也

會稽吳氏婦性悍惡不孝其姑姑好佛每伺
婦歸寧輒裹米赴尼菴禮佛他日姑甫出而
婦已回見之怒奪姑念珠及米投廁中詈且
毆姑畏之而不敢言忽雷霆大震室中烟霧
彌空此消霽失婦所在舉家驚駭莫解其故
有人自郊外來云萬羅山前有婦人夾石隙
中呼號不得出夫趨視之婦也泣謂曰妾不

孝上干天怒應靈灰憐有呱呱兒俟哺乳一
載後卽永墜地獄矣衆掘其石思出之婦卽
呼膚痛如磔不可忍觀者相望於道平昔之
不孝其親者無不戰懼而改行焉夫編茅覆
其上日飲食之就乳其子經一載石隙復合
而婦不知所往事在乾隆丁酉七月

邵郎趙公振紱於都市購得一菟盞紺色而
有光置案頭以代水中丞公子輩戲以蓮實
投之逾夕抽荷蓋如錢異焉戒勿動信宿則

出小齒者數朶次第開放姿態亭亭清芬滿
座久之花瓣褪落結蓮房如豆數日始萎易
以桃杏諸核亦萌芽含秀木粗於韭花葉皆
稱是但不實耳若梅菊之屬隨意挿植彌月
猶鮮遂珍同拱璧冬日偶挿蠟梅一枝爲冰
所凝劃然中裂公扼腕累日

江夏東關外長春觀枕山負郭松栢參天入
其中者有塵外想內塑老君像奉祀甚虔康
熙中殿圯像且頽觀主募修之落成欲易像

以銅屨鑄不就有執鬚道人者嗜酒語多
不倫同儕皆厭之忽謂衆曰若輩徒勞耳盍
飲我酒爲若成之衆不顧而唾觀主素奇髯
姑任之髯悉屏鼓鑄物取後園紫荊樹根置
殿中索酒痛飲飲畢闔扉戒勿窺伺及夕衆
潛覘之一無所覩惟聞鼙聲四徹而已比明
推扉入視裝塑儼然審之與髯貌畢肖而髯
已不知所往矣像高三尺許卽就樹根爲之
者神采奕奕人左右視之覺目光皆宛轉相

顧或謂髯卽老君化身語雖近誕而事亦奇
矣

王世澤妻向氏安陸民向明女也明與世澤
父以名總角交以名生澤明適生女遂與締
姻澤長明始知其瘖不之悔也女及笄歸澤
澤生母已故嫡母撫新婦背謂曰好新婦奈
吾兒不堪爲偶何氏不答復語者再氏低問
曰姑不以爲子耶母曰王門宗祧恃此一綫
奚云非吾子者但痛其瘖有負新婦芳年耳

氏正容對曰兒承父母命爲王門婦縱惡疾不敢辭瘖也何害且兒早已微聞之矣於是台好無間閱十載澤亡翁姑在堂子方襁褓氏節哀強起卽事俯育備極辛勤姑患風疾數年不起晝夜扶掖無倦色姑體腐蛆生衽席間氏爲齧蛆蛆不復生翁姑繼歿喪葬以禮撫孤成立年踰古稀乾隆壬申春大吏聞於朝旌焉

子戚呂遊戎大哲因公赴都失道天且暮遙

見路旁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局綸嚴固挾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歿徑似絕行蹤者廊西停一柩東廊有廂室頗潔而空洞無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命兵殺秣馬殿後夜半若有覺之者驚寤適月色橫窗輝耀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砢砢有聲異之危坐諦視忽撲面來撻其額呂躍起拔刀揮擊倏裂爲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織呂連擊之輒上下閃脫莫能中如是者數

久之乃無所見呂亦倦極甫就枕聞院中格
格作响穴窻窺之見柩懸兩甕若足躑躅而
前已至戶側抵觸甚厲牆宇震搖亟破窻跳
出柩卽折轉尾其後呂趨左柩隨之左趨右
亦隨之右駭極奔避殿內柩復踵至乃蹤登
神龕甫掀幔入陡見一紅裳婦人立龕內向
呂而嘆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
醒柩仍停廊間琵琶依然掛壁上也

天門陳慰念祖山陰人乾隆壬辰攝鄞縣尉

查峭至一洞俗名仙女洞洞在山之半高七
尺寬丈餘深二丈許石乳纍纍下垂或爲菩
提或爲羅漢法相天然雕鏤莫能及由石
而轉寬廣倍前石乳滴地成塔形色間紅黃
宛如九級浮圖特欠玲瓏耳再轉一洞稍狹
有水寸許踏水而行進數武復有竇如圭內
則水深沒膝漸及腰一望幽深莫知所極不
敢入父老相傳洞向無水由竇進里許有石
門常閉云仙女處其中里人每祈借什物多

應須先期於石門外焚香楮拜禱次晨往取
無不如意用訖仍還故處否且殃或有求雞
者賜雞雛數隻長成倍常雞後有妄男子欲
窮其異還物時久佇不去頃見石門微啓矚
之朱楹碧瓦樓閣參差一縞衣艷婦憑欄獨
立方凝眸竊視忽聞風雨之聲震耳驚悸而
走水隨之至比奔出洞外波濤洶湧銀漢飛
流洞門遂阻於水而禱求無路矣

趙州董家寺有大理石二方一嵌佛座前高

尺許橫長八尺有奇宛如蒼山景色九峯十
八溪歷歷可數玉帶雲縈繞峯畔壁月照溪
中鬱盤飛動雖善畫者不是過也其一嵌帛
馱神案寬長遜之有黑鷹立石上左足微舉
首右迴以喙拭其羽神駿不凡儼然如生雍
正中有大力者見而羨之賄贈後去夢金甲
神持杵怒曰石在寺已百餘年爾貪心覬覦
載此焉往不昇還首立碎杵下矣其人驚覺
亟返諸寺而焚香謝過焉

湖州毘山之麓 關帝廟前明潘司空季馴
所建潘治河稱最而風奉 關帝虔其築高
家堰也工屢潰積誠默禱夢 帝謂曰堤有
蛟爲祟功故難施可備石灰數千石擇某時
日投諸河勿失寤如 帝指屆期投灰河中
水鼎沸俄見兩蛟昂首起倏有白光如虹自
雲際下貫其首河水盡赤蛟蜿蜒而斃堤立
成後歸里遂建廟以酬 帝佑落成欲書額
未就忽一老農披蓑來謂曰諸君欲書額耶

我當任其勞衆笑且斥會巧者有墨濟置殿
中農以敝帚濡墨振腕而書衆曳止之力迅
猛莫能阻書畢擲帚而仆乃漢壽亭侯四字
也末以 帝諱爲歎衆方詫異而公適至視
之筆力遒勁英氣鬱勃驚嘆曰是豈農人所
能始 帝顯聖以成此額也頃農甦詢其事
茫然莫解於是焚香再拜懸額殿庭至今皆
瞻仰焉

雍正中豫省某縣有富翁老而無子以其婿

經理家政凡貲財悉付之壻儼然以嗣子自居後翁侍婢有娠生子翁憐其少而懼壻之生異心也不敢言將俟稍長而析其產無何翁以暴病歿壻遂婢與兒婢攜兒鳴於官壻賄囑戚黨皆誣非翁子聚訟數年婢知力不敵時兒已長成乃忿行乞他郡每撫子而泣悲動路人一日至清苑縣或詢知其故謂曰吾邑宰邵公青天也何不訴之值宰出婦嬰訴與前邵細詰之曰爾情似實可投狀來

好事者遂慫恿以狀進邵請於制軍李公以越俎爲嫌邵曰公第主持之恹涓可立判也歸取獄中大盜指河南某巨室爲窩主訊成而關取其壻壻至邵庭鞠之壻極口呼冤盜曰爾翁起家咸賴我輩爾房舍幾楹門窗何向皆所熟睹今爾享成業令我輩在縲縶中耶壻惶迫訴曰翁生前所爲實不知之且我壻也非子也彼子不肖久經飄泊外出我不過代持門戶耳邵曰渠果有子爾尚識之

卷十五
三
否曰識邵令以婦兒見壻大呼曰是真翁子
矣邵笑曰子既非假何不以家產給之壻俯
首稱罪案乃定李公聞之嘆曰良吏也薦擢
通州牧

蔣太史士銓鉛山人乾隆甲戌官舍人請假
南歸夢步月山凹中見一人踽踽獨行恍惚
似同年某宰南昌者謂曰君官斯土豈乏驪
從何簡褻乃爾其人曰余輿騎在此山後請
偕往觀之攜蔣崎嶇而前少頃旌幢儀仗滿

山谷其人升輿不顧而去蔣憤其無禮徘徊
間頓迷歸路峯巒削劣溪澗滌洄莫知所適
山畔有僧欺目跌坐就詢之曰山名虎口峯
不可前進宜南行如言行里許遇巾服人拱
立道左云係書吏迎抵新任者時憊甚命備
車馬吏曰荒山中無地可覓前山有寺可稍
憩導之往寺門左右各塑泥馬一皆有僕夫
控馭方向神展拜僕夫已控馬立堦下吏請
乘疑懼未決吏倏乘其一凌空而起僕夫隨

卷一
之去如電蔣無如何試騎之疾如前頃落一
山巔馬及僕夫俱杳惟吏侍焉山色類煤土
履之輒簸簸下墜勢將傾跌而暴雨猝至傍
徨莫措忽山麓一人持傘而登便捷如履平
地掖之下至一處宮殿嵯峨類王者居書吏
等已不知何往信步入大門內東西列二井
東井洞若天日其下房舍歷歷可數西井則
黑氣迷漫如重霧茫無所覩左廡下設大甑
有嫗執炊火熒熒如豆問之曰東井天堂西

井地獄也俄見一人披髮徒跣出徑投西井
中嫗曰此自作孽者問何無械繫嫗曰陰曹
不比陽世有罪者知無可逃皆行自投無須
縲紲也蔣始悟身入冥途詢已何以來此嫗
曰不知也聞王今日宴陽間貴客得毋君是
耶言訖聞內有呵殿聲嫗曰王登殿矣蔣欲
入觀嫗固止自牆隙窺之堂上坐冕旒執圭
人儀狀雄偉階下鬼卒羅列爭獐可畏嫗曰
可速出勿累我蔣甫出門盡閉頃之門復洞

開有吏前致詞曰土侯君久將入王降階而迎謂曰此地事頗繁特屈君助理君勿固却屆期當相召矣蔣不應拍案而呼驀然覺以爲幻夢也頃復睡去仍至其地堂中列長九二位皆虛設左右悉列短几半有人坐其上內一人曰子來乎王亦薦賢美意何辭爲視之乃房師馮君秉仁也告以親老子幼馮潛然曰吾未了事尚多豈當來耶蔣大哭而醒晨起念夢兆不祥有卜者某居藩署則占頗

驗訪之不遇時方伯爲太倉王君與吾與蔣有舊進署告以故王曰前人有類此者誦觀音經得無恙蓋歸修佛事以希神祐乎歸遂病詳以告母夫人母平時奉佛甚虔命蔣處書室已竭誠露禱囑王危急時誦佛號不可忘夜三鼓神思恹恹倏見珠旗羽葆充滿庭院請蔣登輿甫舉足覺有異欲返步而左右環繞逼近若將迫之登者遂朗誦佛號儀衛逡巡漸却復連誦數十聲一時紛紛散失乃

甦自此遂愈

李氏鍾祥民人克輝女贅婿周子體素羸弱
婚夕甫成禮卽暈仆不支踰月而卒未合塋
也氏椎心泣血誓以身殉父母防之謹不得
間乃強起視息持三年服服除諷令改適卽
斷髮務面顰天自矢父母知不可奪許其視
髮爲尼氏念藉此可絕覬覦恐有乖於禮乃
請命于宗之長謂曰守節固佳而髮膚所受
不可不愛且一爲尼其知不能別嫌疑何氏

嗚咽曰兒知所處矣沐浴更衣闔戶自經
傅之元字木希長壽人少習舉子業不第棄
而習醫遇異人授秘傳精太素脈理談禍福
多奇驗順治初遨遊公卿間無不推重之者
豫撫丁公聘至署診其脈賀曰公脈君相二
氣交和榮擢指日矣未幾節制兩湖診李廷
尉謂曰秋得春脈茲且長草毒時當痛左脇
而終屆期病發醫治不效卒張中丞湖陽聞
其名延致之退而告人曰撫軍脈大粗且急

卷十五
丁
祿位雖顯恐他年有蹉跌之虞劉方伯緣事
惟重譴衆憂不測傅胗之曰無恐不過貶謫
耳既而俱如其言學使李公不信其術欲試
之使二女子年相若者各出一手隔幃胗之
曰脈氣清濁不一緩急各殊應出兩人且有
貴賤之別李不覺喟然曰神乎技矣蓋令其
女與婢同診故也

湖州弁山有鬻怪種類甚繁常幻人形往來
村鎮間自言百姓服飾翩翩儼然世家子或
異而窮其跡則入弁山中而沒近村禾麥將
稔恒遭掠取其來必以午有氣如虹色間黃
白俄頃彌漫阡陌比散滅刈割殆盡村人望
氣輒鳴鉦相逐乃退有歸安某買於川者將
治任遇一少年容服都麗詢賈所往具以對
還詰之曰余弁山白氏亦客於此有書函希
便致之賈許諾少年卽於袖中出一物類竹
管長五寸許裹以紅綾兩端皆用綵絲束縛
授賈曰入弁山東行二十里村盡有石門卽

余宅以此付家人當不令君徒勞也賈歸往
訪村落鱗次舍宇華好果有石門如少年言
叩之一美婦人啓扉出賈以寄書告且持管
示之婦接受審視曰果吾郎君物延賈入門
庭雅潔花樹扶疎迥非凡境北出婦持米碗
許贈曰勞客遠涉薄物相酬幸勿却賈鄙其
畜而重違其意勉納諸囊行數武卽傾棄道
左頃探囊取他物得巨珠數粒默念囊中焉
有此適所餽米得無有異亟返故處尋覓舍

字俱渺第見山霧迷濛而所棄米亦顆粒
存矣

滇南苗人婦多蠱惑所有北賈至其地與一
婦狎越數載將歸婦挽留不從因曰蒙君眷
戀今遠別無以爲贈有藥一劑服之可以療
饑無需飲食也其人服之而行過逆旅主人
見其面色異常問之諱不肯言主人正色曰
君必有所私者已中其毒不言且殆其人恐
以實告主人與一藥丸戒之曰服此入夜必

吐任其吐盡胸膈物勿以燭視也及夕如其
言覺有物自喉中出及地有聲逾刻乃止天
明視之尖刃七柄卓立榻前遂護無恙

中州有士人某入闈神思瞶亂竟日不成一
字及夕夢人謂曰汝若做一字便不能中矣
醒而不解其故至次日晡猶未成稿忽聞鄰
號大呼可惜者再驚往視之則卷爲墨瀋所
污其人面色如灰慨然嘆曰余諸作頗費經
營惜時迫不及易卷君如不棄願以相贈某

喜而受之及榜發中魁選越數日同號生來
賀云君必有大陰德故造物令我爲君捉刀
也某曰生平無他長惟某年月日山行天將
晦見少婦策筍而馳忽失足墜澗中呼號無
應者彼時急於拯溺不但不及於亂卽邪念
亦未敢萌送至坦途而別同號生撫然爲問
曰噫此天罰我以報君德也先是婦歸以情
告夫夫疑莫釋遂離之蓋卽同號生之妻也
時其婦尚未改適歸而親迎焉

陝西雒南縣環萬山之中向不產狼乾隆丁卯秋狼忽厲至大爲民害第在城西黃栢川三十里內無越界他往者所食惟小兒若成童以上雖遇諸塗卽曳尾退鄉里患之每置小兒於密室狼輒破牖攫之去遭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獵人多方捕之莫能得有老者曰六十年前城東北鄗山巔建二郎廟會有此異後拆毀患乃息今開寺仍建山巔得母因是乎衆往論之弗聽鳴於官官以事涉荒

弗之理而狼患益劇監司張公坦行部至雒居民環繞泣訴乃立命毀之寺甫拆村人報獲狼二暨拆畢狼跡杳然不知所往

王瘋子者雒南西梁原人也有奇術適潼關苦旱副使聞其名招之至署問以祈禱事曰不需他物只妓女二三人同處空室扇其戶而自牖納飲食雨可立降副使怪其誕業已致之俟無效將加之罪越數日旱魃愈熾天無纖雲副使愧爲所愚遣使密殿之見其與

妓赤身遊戲歸白副使副使怒命擒之衆甫
排闥入忽雷聲轟然自內滾滾而出響振牆
宇陰雲四合大雨如注溝澮皆盈乃禮而歸
焉

邵可立商州人萬歷戊戌進士任山西布政
使多慧德年八十餘猶矍鑠健飯有待婢悅
之受孕生男彌月婢抱至邵前邵摩其頂曰
兒生也晚無產業可分將余一生陰隲與汝
足矣乃於郭外構茅舍數楹置田十餘畝使

其母子居焉蓋邵已有兩子析居多年察其
無讓產意且恐見偏居於外以遠害也明末
流寇破商州屠其城兩子靡有子遺惟此兒
以村居免大定後田產盡歸之迄今宗支蕃
衍書香不絕

海陽修某赴乾隆庚寅一恩科鄉試途遇夫
婦二人攜幼子哭之哀異而詰之乃貸富室
金將鬻子以償者修惻然曰爾鬻此子猶有
他子乎對曰夫婦四十餘矣只此一脈計無

所出不得不割愛耳修乃計其所需傾囊與之兩人泣且拜願求姓氏修不告而去及入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夜夢老人告曰此題作兩扇格必元遂驚覺卽以宋魯分股場後見一人沉首於地視之卽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一軸與夢中叟宛然無二詢之爲乃父之遺像及榜發果登首選

漢陽有賈人婦素堅貞賈質於外數年不返

賈之族弟常稱貸於婦婦厭其煩也未之應某邨之會中秋賈適歸婦喜爲烹鮮於葡萄架下餉焉食畢而賈歔遍體青腫若中惡者婦哭而告諸鄰適族某至譁曰兄中毒必嫂不良因姦斃之也鳴於官榜掠備至遂誣服而終無實據宰中夜徘徊忽一守宮墜几前心動次日親驗其地視葡萄根粗於拱枝葉密蒙蓋數十年物也令烹煎物置原處伺之頃葉底有守宮無數頭皆下垂而涎落於盎

飼犬火斃婦寃乃白

北賈某貿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數人之量有精於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曰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爲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前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松蘿可解悵然而返

傅某會稽人操舟爲業夜聞二人語河干一曰明晨有跛牛過此可代矣一人稱慶者再起視無所見異而伺之凌晨有汲水婦人蹙蹙而來問其姓曰牛乃代爲汲而止之夜復聞聚語者曰爾何不索替去答曰被洪洞縣典史救之矣傅訝且疑亦弗以爲意也他日探親暮歸見田畔一人往來撐拒若格鬪狀此近前遽仆於地詢之云適爲羣鬼所困急不得脫一鬼忽稱洪洞縣典史來倏然而滅遂暈仆傅頻聞預兆乃慨然作出仕想悉鬻所有赴都爲吏期滿考選果得洪洞尉任數

載兩以憂歸服闋復選其地凡三任洪洞尉
以終

安寧吳氏女生週歲而母歿稍長頗慧其父
口授千字文及女孝經皆能背誦同里有陳
姓子年相若亦聰俊識文義因許字焉女七
歲以痘殤陳子聞之不輟泣者累月陳異且
憐將另聘子堅不可曰非兒偶寧終鰥耳父
呵止之乃強交禽於許氏踰年有聞吳女墓
哭泣者吳往覘不謬掘之女果活言初塋

時實不死母每以糕餌飼我兩日前忽曰汝
父當至吾去矣遂不復來不意重見天日也
旣而知陳子另聘事輒涕泣不食父慰之曰
以兒才慧何患無良緣奚必陳氏子女拂然
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苟渝初心豈忍偷息
人世吳往商陳適陳子聞吳女之復生也悲
且喜亟尋舊盟父以業締許氏婚難之因以
情告吳吳轉喻許許愠曰欲吾女爲媵耶否
則離婚可耳許女願下之弗聽女閉門而泣

目盡腫各相持久之莫能決質於官官廉其
情嘆曰抱貞守義出於童穉尤不可及當兩
歸以成其志仍題其閭為貞義之門

